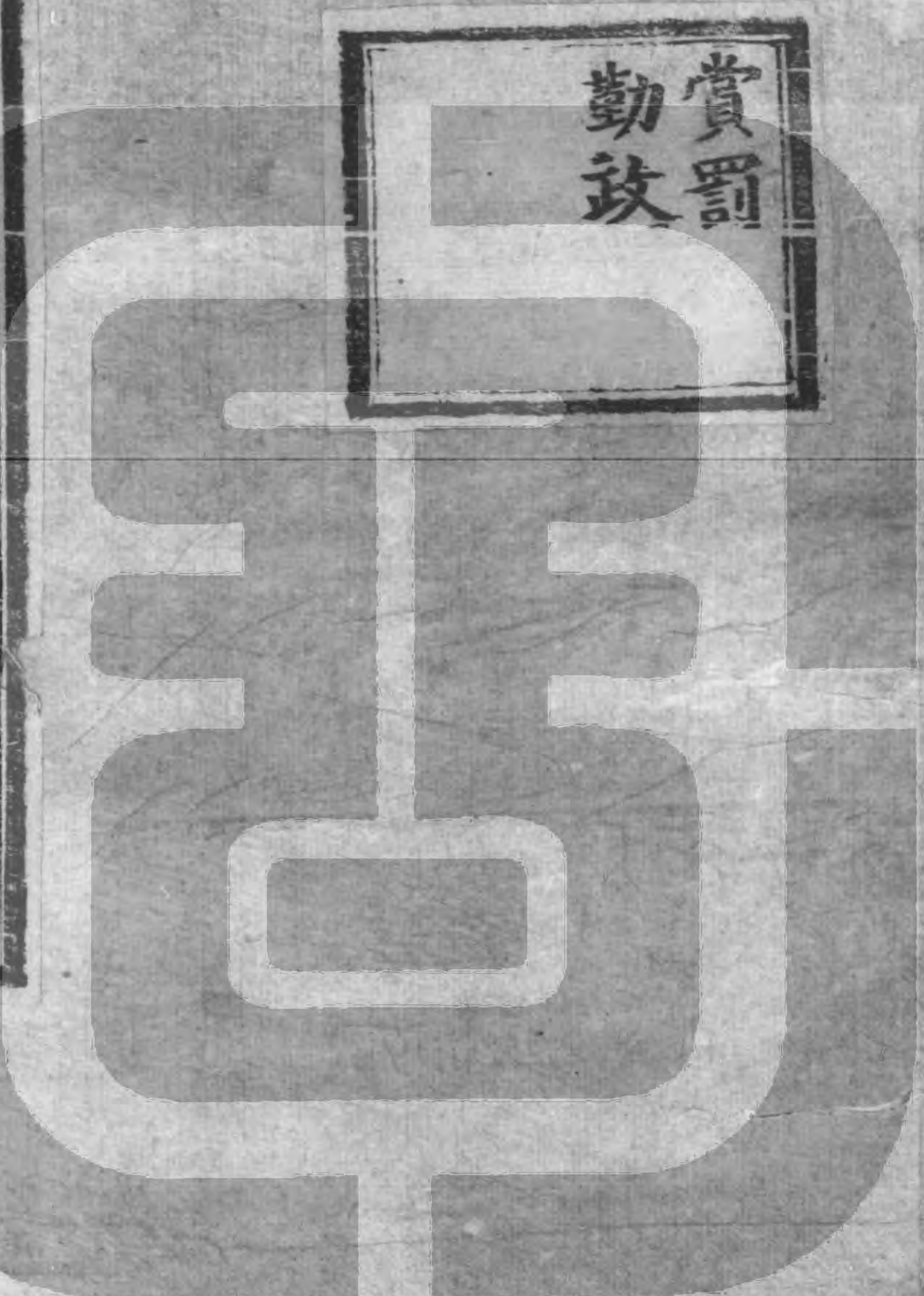


624A  
:83

賞罰  
勤政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八十九  
之一百九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九

賞罰

宋高宗時。龍圖閣直學士汪藻乞重罰賊吏劄子曰。臣竊惟東南遭  
戎馬之禍。生靈塗炭。城郭丘墟。其荼毒可謂甚矣。幸於虜去。民力稍  
寬。而國家迫於贍養官兵之須。征歛未嘗少息。重以群盜竊發。官軍  
經由。所至焚殘。甚於虜至。朝廷熟視。無以制之。而民心拳拳。尊君親  
上。一如平時。陛下所當矜憐。而思有以恤之也。取今所謂寬恤之大  
者。莫先於去貪殘之吏。自崇寧以來。功利之說興。士大夫不復知有  
廉耻。賊汚之人。橫行州縣。非特不憂繩治。而挾賞誥結者。輒得美官。  
故小人相效於入仕之初。即汲汲競沒。以不能俸外經營為耻。此風  
相承。至今未殄。緣此國家為敵人侵凌。束手無計。嗚呼。亦可以少懲  
矣。此未則又甚焉。治州縣者。類以賊不入境。官軍不至。無科率藉手。



為恨。何則。平居之時。無軍興之警。無法外之劔。十日所視。頃粗守三尺。一有緩急。則假此以培民。官取其一。私取其十。推髓剥膚。至無可誅求而後已。此元元之民。所以冤結而無告也。臣竊聞祖宗時。吏犯贓者。無小大。皆論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為清。今縱未能舉祖宗之典。如擇其一。二大者。真決黥配。以戒其餘。仍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姦賊。與之同罪。不得以自首原減。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贓。吏不以聞朝廷。而為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民漸被實惠。

藻又上奏曰。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叙。今來臣僚論列。若全不叙復。即不露登極赦恩。可於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

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贊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廝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諄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



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汗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褻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強。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豈

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獲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尤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鄭



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就為當嚴指定姓名。錢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小大之業。

章誼乞嚴棄城之罰狀曰。臣竊見金人自犯中原以來。東北諸郡往往堅守。遠者累年。近者數月。然後陷沒。然朝廷於死事之人。既未必盡錄其勞。固不足以勸矣。而於生逃之人。悉貸不問。自茲以來。淮甸江南守府郡者。輒棄其城。提軍旅者。輒亡其衆。平時擇富庶之郡。建守禦之策。飾說要求。誓以死守。一旦望風奔走。不戰而潰。上則國家無藩籬之助。下則士民受屠戮之苦。可謂誤國賊民矣。朝廷不正典刑。以為將來之戒。又降詔令聽其退保。是奪其自堅之心。而殺之走

也。今匹夫睚眦之怨。而不能報者。必求死友以自助。豈有堂堂萬里之上疆。巍巍累聖之基業。搢紳介冑億兆之衆。而無什百死士為朝廷守府郡者乎。國家待士大夫專用恩禮。而於棄城避敵之人。刑不嚴罰不重。則僥倖之風不可革。效死之士不可致。伏望陛下博稽衆論。申嚴守禦之制。以安宗社。不勝大幸。

趙又乞加旌擢張琮等狀曰。臣伏見承事郎張琮。元是李成幹辦官。自李成不肯歸向朝廷。琮更不歸李成軍中。無曾獻議收投李成。其謀畫具在。近因告事人。廉蒙疑是姦細。送大理寺勘出前項情節。已蒙朝廷諒其無他。送吏部與合入差遣。臣詳考張琮所為如此。委是能明逆順之理。不失尊君親上之節。誠使士大夫不幸為盜賊汚染者。皆自洒濯。如張琮李着兩人。則盜賊誰與共事哉。今李成後黨往往擒獲。皆伏其辜。而張琮李着去就之節。因獄行而後明。比之臣賊之



人固宜有辨。昔魯君在楚，季武子取卞，遣其大夫公冶致問，未告其故。追而與之璽書。公冶致使退命而後知之。終身不言季氏。魯公賞以冕服，春秋躋之。今李成始此，兩人使之奏事，而密為攻擊之計，兩人耻為其用，而自歸於朝廷。古之君子如魯大夫公冶明於事，君之義者不過如此。所有張琮、李普、侯望、聖慈量加旌擢，以為天下臣子節義之勸，不勝幸甚。

詎又論濫賞色目，狀曰：臣伏觀勅文，勸會崇寧後來濫賞之人，竊取名器。今參酌立定條格，量行追降，許其自新。遂措置到濫賞名色二十六項。臣反覆熟考，參之衆論，有大不可者三。臣觀朝廷以二十六項白身得官之人，遂與元因有官循轉改官之人略為輕重。止降四官，此甚不可也。夫無官之人，本皆醫巫卜祝工商卑隸，與夫游謁之小人，權門之奴客也。附會傾巧，取媚一時，言揚事舉，略無可取。燕微

仕塗，詎可止降四官而從士大夫之後哉？此其不可者一也。又經今追降之後，朝見止除，赴部注擬磨勳，舉辟權攝，並與無過人等。則自茲以往，前日敗亂法度，幾危社稷之人，內之朝廷侍從，外之知通監司，皆可為也。夫此身冒濫為市井小人之所不齒，則列爵於朝，得在公卿之列，求其議論端慤，尊主庇民，未易得此。其不可者二也。又指揮到日，示以內外見任得替，寄居待闕官，並限一月自陳。其未經批書者，不得赴任請給。如此，則州郡之間，來者輻輳，日不暇給。當此高秋，州郡有貢賦供輸之職，有警戒守禦之事，何暇紛紛闕此文牒，妨費日力哉？其不可者三也。朝廷自靖康建炎以來，所降討論指揮論罪之文，雖略懲惡之意，甚嚴，冒犯之流，自知見棄，公議蓋已屏跡，而恢恢之網，亦不復冥搜。上下相安矣。今雖有意寬宥，然恐蟻穴潰我長堤，非立國紀綱之道也。若其可行，則文武二塗，莫非王臣，未可



偏廢。若其可議。則前討論之文具在。有司且可遵守。異時國家開。欲講明政刑。欲兼容賢不肖。則少俟歲月。不勝幸甚。臣觀累日以來。朝廷於上件指揮內。已數有更改。則窒礙可知。伏望睿慈。更賜斟酌。措置以安衆論。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奏曰。臣聞賞不當功。則無功者進。功不獲賞。則有功者怠。此年兵不用命。望風奔北。凡賞罰失當。以致之也。自童貫譚稹之流。用兵以來。第賞之際。專徇請託。上則權勢。次則親舊。甚至於賄賂公行。相與為市。於是膏粱之徒。不涉行陣者。皆附名其間。而被堅執銳。冒犯矢石者。或不得而預也。朝廷惟憑所上功狀之等差。而班爵秩之輕重。一有失當。怨歸朝廷。於是群小解體。鮮復自效。方陛下信賞核實。以圖中興。而請託欺罔。餘風未殄。夫為將帥。亦豈不欲士卒用命。以成大功。而故為是哉。蓋亦迫於權勢。親舊之私。紐於

聞見習俗之弊。未易遽革。臣區區之愚。欲於出軍之際。委自主將。別置軍籍。自大將以至屬官。偏裨隊伍。各列姓名。量留空紙。以書功績。總計其數。待朝廷印押。給付主將。凡立功者。某月某日。獲若干級。某月某日。俘若干人之類。即日著其狀于籍。策勲之際。隨保奏狀上之。朝廷參考其實。而後行之。則冒濫之弊。亦十去其六七矣。蓋置籍之初。賞罰未分。人有定數。固自絕於請求。凱還之後。按籍論功。又不容於增損。求其失當。蓋亦鮮矣。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詳酌斷而行之。守又上奏曰。臣聞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是則聖人立國之意。每過於厚。不使過於薄也。故傳又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司馬軍法曰。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其意皆本於此。伏觀靖康元年十一月。詔書能率衆勤王。或立功。聽便宜



權行補授文武官資。俟到闕正授。於是四方之士各効所長。官司依詔借補以官。上之朝廷。酌其功之大小而正授之。信賞示勸。中外具孚。近者伏觀二月二十一日指揮。應借官人內有委實會習弓馬。或武勇之人。委諸路提刑安撫司。依弓馬所格法。公兵比試。將合格人兩司擬定。合得名目。徑申省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將元初借補文字毀抹繳申。茲蓋朝廷愛惜名器。杜絕冒濫之意。甚善也。然臣愚思之。猶有所未盡。請試言之。一則難察試以弓馬。二則推恩太薄。三則試格太峻。四則得賞太緩。何謂難察試以弓馬。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輸家財以助國費。或齎蠟書而冒險阻。或有進士借補文臣。皆未必有過人之勇也。試之弓馬。必無幸中。臣愚欲乞借補文臣。則試兵書戰策。以為殿最。若輸私財數多。齎蠟書已達。肯無僥倖之理。便可驗實。免試授官。何謂推恩太薄。艱危之際。有累立功效。節次

借補。有至陞朝官。大使臣者。設即試中。乃與借初官者同得校尉。未為允愜。臣愚欲乞凡試中人。於元借官上降三資。以次補授。無資可降人。聽補守闕副尉。何謂試格太峻。弓馬格法。乃白身人。州縣解。中即補官。今來借補之人。各已立功。若試不中。則前功俱廢。似於常情有所未安。臣愚欲乞更於弓馬所試格法。小加裁降。使可通行。何謂得賞太緩。借補之人。類在一二年前。及得所屬保明。間關以至。行在。更經有司問難。始達朝廷。已是艱滯。今又命歸諸路安撫提刑司。同共比議擬定。然後解赴御營審試。而後授官。更須經涉年歲。方得了畢。臣愚欲乞且據逐處已保明到功狀。就御營使司類聚。差官比試。便與補授。凡此數條。實有利害。又四方得賞歸鄉者。亦已甚多。一旦驟革之。則有功同而賞異。不能無幸不幸也。方今教導四方。正須激賞以勸後來。又况孔子以兵食可去。而必欲存信。而成湯之誓。亦



曰朕不食言。若謂諸處保明不實。在擇將帥而已。行賞之際。恐非所當致疑也。所謂不幸而過。寧積無濫。庶幾合於古之賞疑。待予及賞。不踰月之義。

守又上奏曰。臣聞刑賞威福。人主之操柄也。而朝廷者。刑賞威福之所自出也。人主之刑賞威福。非朝廷則不行。而無以取信。其弊至於人得以矯誣。朝廷不恃人主之刑賞威福。則勢不嚴。而無以為政。其弊至於人得以凌蔑。故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日者苗傅劉正彥乘陛下駐蹕之初。朝廷草昧之際。縱兵誅殺。至於扣關脅制天子。而刑賞威福遂下移於將帥之手。忠義之士。仰天扣心。慟哭流涕。而莫能救也。賴天地祖宗之靈。勤王之師。協助信順。曾不閱月。而陛下反正。既往之事。追咎靡及。而來者猶可。思患而豫防也。大抵武人握兵在手。以殺戮為能事。率意輕發。未復知名義之重。

亦不復思他日誅滅之禍。又况艱難以來。朝廷微弱。假借太甚。類皆驕惰。怯於公戰。而勇於私鬪。此皆今日固宜痛懲而申警之。伏望陛下明慎賞刑之宜。收還威福之柄。皆由朝廷而出。使將帥拱手而聽命於上。不得假之以行其私。則輕重適中。而上下悅服。仍乞下臣章嚴賜誠諭。不特使知尊朝廷。亦使之成功名。保爵位也。臣不勝倦倦。張浚論功賞利害狀曰。臣去歲令韓世忠舉淮陽之師。竟無成功。夙夜震懼。恨無以仰副使令。伏念臣駑下不才。陛下過聽。委以兵事。臣嘗伏而計之。敵之威強。自古未有。如今日者。今每有舉措。必欲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是責臣以難能之事矣。使臣善為身謀。不過敵兵自固。坐受其弊。而臣終不忍為此也。世忠以淮陽之後。不賞其下。二年之間。頗無進取之意。彼欲擁兵固位。自求保全耳。而於陛下圖回中興之策。則未為得。故今之論者。莫不皆曰。輕易舉兵。事必無成。虛費



功賞朝廷甘聽其言。不免且為偷安之計。將日益以怠。兵日益以老。必欲求所謂一舉而廢之。蓋亦難矣。竊譬之解牛。頑解固骨必勞。新刃堅節既解。無復難者。今將求破大敵而欲一毫不挫。萬舉有得不亦惑邪。臣愚昧之見。所陳奏。乞不付外。惟陛下知臣之心。故敢陳瀆天聽。伏望聖慈。俯加照察。

御史中丞廖剛論賜圩田劄子曰。臣伏觀近日聖旨。指揮將建康府永豐圩撥賜韓世忠。士大夫聞之。莫不駭愕。臣竊契斯本圩計四九百六十頃。歲收米三萬斛。它圩未有其比。不知此賜出於宸衷抑世忠有請而陛下遂與之乎。世忠帶三鎮節度使。金玉滿堂。姬侍列屋。買田之資。固當不乏。若陛下特與。是陛下繼封君之宮。而忘斯民之貧困也。若世忠有請。是世忠身為重臣。曾不念國用艱窘。民力殫竭。而謀豐已不已也。且世忠奔翰王室。服勤盡瘁。忠勇冠天下。而獨此

不知。此臣所未喻也。陛下亦嘗問大農歲入幾何。而會其出于艱難。以來歲入缺天下三分之二。而所費倍於承平之時。矧今河南新復。勞費經理。用度益廣。又非前日之比。然則陛下於推恩之際。可不重惜而輕出令乎。諸將暴露之久。其誰不知。然而貴極富溢。前古所無。人主所以待遇之意。亦前古所無。請無不從。求無不得。亦前古所無。未嘗奏功而寵數荐加。亦前古所無。此則諸將所當自省也。漢高祖之將。無非戰勝攻取。與共取天下者。事定之後。得保首領者無幾。今吾諸大將。雖皆有屏翰之勞。然坐享富貴。未嘗有攻城略地之事。而恩眷日隆。乃復求於人主不已。其亦未之思乎。江東圩田。不知能幾千頃。若諸將人賜千頃。所餘亦無幾矣。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人主亦不得而私有之。故一爵賞。賜予必有以合天下之心。厭天下之公議。故受之者不為泰。而安且榮焉。脫或不然。雖莫或敢言。然腹非



者多矣。朝廷舉措使天下皆不以為然。則亦安用臣等為哉。臣是以不敢避觸犯之誅。臣之職也。陛下儻以臣言為然。欲乞宣示世忠。聽其辭。亦所以保全其名節也。如謂不然。是臣每狂妄負陛下責。伏乞賜罷黜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獎錄翟汝文劄子曰。臣聞杭州軍人作過。伏蒙寬恩特賜招降。一城生靈咸戴再造之賜。不勝鼓舞。前此浙東帥臣翟汝文憤疾群兇。敢爾猖狂。提兵渡江。累以殄滅為請。陛下深念橫及無辜。方示大信。如從以降招安詔書。汝文志雖未就。忠則有餘矣。臣竊見近世士大夫無首公體國之心。懷徇私便文之計。雖本職事尚皆滅裂不舉。况能及其他哉。今汝文聞鄰路兵變。奮不顧身。自任討賊之責。有古方伯連帥之風。賢於近世士習遠矣。况汝文之在浙東。拊循兵民。風績可紀。一路實賴以安。臣愚欲望聖慈嘉其忠勇。俯

賜褒錄。以為四方帥守之勸。其於用武之時。殆非小補也。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臣竊見建炎初置賞功司。專即廢罷。恐當時主者兼用他屬之吏。不得專掌。致所行功賞。因仍廢忘。動經歲月。致獻言者得以藉口。遂成無用。而併於他房。竊原此司。誠為今日之急。蓋古者賞不踰時。又曰。賞必以信。是烏可以輕廢置哉。意欲使掌有專官。而亟行。亦俾將士知功有專治。而不雜。信賞之政。中興所先也。欲乞復置賞功司。專行戰陣功賞等事。委能吏典治。仍置簿。月書已收。行過某人功賞名件。上司季致其數。或多至千百。量與官吏推恩。以勸其職。

胡寅上疏曰。臣聞臯陶告舜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我視天好惡。無私於其間。而天下治矣。古之世。任而有罪。則廢黜之。甚則流放竄殛之。此堯舜之仁政。非刻薄也。今有罪者。自非



編置歲得食宮祠之祿。夫祿之為物。天生之地。成之。百姓奉於縣官。王府賦於諸吏。凡以養民。而非養有罪之用也。豈不與天意戾乎。臣愚謂縱未能大有變革。猶當為之分別。使優賢養老均逸之美意。不與得罪斥去者等。則凡因得罪斥去而與宮觀者。勿與理作自陳。仍加權字於提舉主管之上。而其俸給人從。並當減半。庶幾功罪不淆。賞罰不偏。人知所勸沮。亦足少奉天討之公。其於國政。已非小補矣。如合聖意。乞降睿旨。立為定制施行。

周林上奏曰。古者賞罰功罪。各有所始。同於有罪而行罰。自貴近始。同於立功而行賞。自微賤始。先其所難也。軍興以來。推賞者屢矣。高官峻秩。先於主將。其下士卒。雖有立功之人。多是沉於微賤。艱於條具。拙於計會。積日累月。徒費文墨。不能速受恩賞。遂致勇敢有功之人。不無怨望。欲望敷奏。特降指揮。今後勝捷。先須激賞戰鬪立功之

人。已得了畢。然後賞大將。次及謀機幹議等官。實為士之勸。亦為將

### 帥之美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論招捕倪從慶各官功賞狀曰。臣竊見昔時方臘作過。當朝廷無事。一路兵力全備之時。將佐盡在所部。不乏使令。然憑陵州縣。如蹈無人之境。官兵莫可抵捍。例遭殺戮。遂致遠近響應。陷沒六州二十七縣。蒙朝廷遣童貫譚稹。將帶西北驍將劉延慶。王稟揚。惟忠。何權。辛興宗等親總勁兵十萬餘人。或降或誅。方獲平定。今未倪從慶等作過。乃在金賊犯順。內外震擾之際。州郡三次起發勤王弓兵。所在空虛。將佐隨兵前去。使臣材武人。又先已盡起赴闕。人情驚疑。姦究觀望。答大和等元非當職任事之人。偶因臣逐急委請。乃能同心國事。盡瘁竭力。糾集烏合之眾。初無制節之令。固守把截。使不得衝突。招攬殘害生靈。訖至納款。歸降。保全兩路。較



之方臘事勢輕重難易數倍不同。臣誤當帥間人微望輕不能預為鎮撫。以致盜發部內。若非藉此五人。無以逃責。致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與等第推恩。雖見危致命。臣子之常情。然有功見知。大君之美意。因以風示四方。使伏節死難之士。皆識聖心恢遠。雖遠必聞。雖細必錄。則人人奮勵。各思自效。在於今日。不為小補。枉愚冒犯。上瀆天聽。無任惶懼。

孝宗時。監察御史周必大上奏曰。臣聞天下之事。徇其名也易。求其實也難。漢宣帝功光祖宗。佯德高周。本出於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王成以偽增戶口。賞楊惲以曖昧之語。廢蓋寬饒。韓延壽。以盡力之吏誅。而黃龍詔書亦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則宣帝所以見稱於史氏者。亦何可盡信也。豈不難哉。陛下嗣位於今期月。未明求衣。日旰坐朝。夜分決事。可謂勤矣。而未能變一時之偷惰舊

德名臣。收召殆徧。片言小善。擢用無遺。可謂公矣。而未能化一時之阿私。意者綜核之政。或有所未至歟。臣試以賞罰近事明之。邵宏淵能還軍中。冒濫之恩。併錄戰功。而除正任觀察使。此信賞也。而郭振僅一對內殿。既無舊勞。又無新功。亦以觀察使與之。則重矣。陸廉以貪黷配流。此必罰也。至於張耘賊殺士卒。乾沒軍資。有司當以殊死。而亦與廉同罪。則輕矣。故臣願陛下大明賞罰。以照臨百官。賞罰明則名實辨。名實辨則政事可以內修。夷狄可以外攘。夫何求不獲而何治不成哉。

趙汝愚上奏曰。臣伏讀甲戌詔書。仰見陛下聖心焦勞。息古哲王之治。憫士大夫習俗偷弊。是故以訓。以戒。為之丁寧懇切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講求治要。靡用不至。而國家之勢未復乎安強者。誠以一時之人。誕謾苟且。其弊猶在。有如明詔所言也。夫天下之事。不能



自行使任事者則公肆誕謾。自為速售之術。不事事者則因循苟且。指歲月以待遷。然則陛下何賴焉。為今之術者。必曰深刑重賞。可以起偷惰而禁誕謾也。夫賞罰者。主之至權。執此以御天下。頑亦何施不可。臣所不知者。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群臣功罪之實。必欲人人論得其當。亦豈陛下。下一智一力之所能盡哉。越五日戊寅。臣伏讀陛下求言之詔。許給舍臺諫於封駁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大哉言乎。臣愚仰見陛下無偏無黨。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雖太宗之導人使諫。不足進於此矣。臣愚伏願陛下益選公正敢言之士。悉舉而用之於朝。使才與否相濟。陛下不忘終始之戒。每虛懷而愛之。自然四方之利病。毋壅於上聞。懷姦之徒。無所肆其巧。然後是非明而賞罰行。賞罰行而百工勸矣。

翰林學士洪遵上奏曰。臣聞古者賞不踰時。所以勸有功也。漢高帝

初得天下。定功行封。疑若可後。方汲汲然趣丞相御史。惟軍功是務。故反側以之安。耦語以之息。而漢業益隆。用此道也。仰惟皇帝陛下。以剛明之斷。奮發天威。廼者法駕一臨。元惡授首。此蓋天道助順。聖德昭格。以濟登茲。甚盛舉也。竊見川陝淮漢之師。暴露益久。艱難多事之時。冒犯鋒鏑。奮不顧死。其勞備至。昨觀指揮。應出戍官兵。特與轉資。立到功效。別行推賞。仰見陛下篤於信賞。使之趨事赴功。可謂善矣。然而軍吏計功淹時不下。議者云云。懼無以勸後。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攸司。凡立功將士。並行第賞。庶幾伍符尺籍之中。踴躍自奮。通知前日指揮。不為虛文。聖恩浹洽。足以作成士氣。萬一異時緩急之間。有以激勸。誠今日先務也。

負興宗乞嚴爵賞狀曰。臣聞爵賞者國家之大紀也。自昭其紀。則無人不服。自紊其紀。則無人不輕。苟一目稍睨。則萬目漸疏。或致胥商



末流委巷餘子。脅肩而冒祿。攘臂而市爵。雜操士類。士蒙其配。此何義也。且軍之有功。功之有賞。乃國家所恃以責實也。三軍所恃以勸後也。有司踈怠。實已乖戾。求以勸後。將如之何。傳曰。非功獲爵。則爵輕。非罪肆刑。則刑褻。請此類也。臣竊見比來軍功死事之家。以功許補授子孫外。並許其親異姓甥婿之類。申明受承。是乃國家發慮士心。答天意。收三軍後日之効。可謂恩矣。然朝廷雖有元創。冒授指揮。一一明具。今所在軍將保明於大將。大將保明於本州。本州類申於省部。如是。則隄防檢押者。甚至且密也。然而戶為胥篋。本以防盜也。大盜至。則并胥篋而取之。人為法制。本以防姦也。大姦至。則并法制以亂之。今恩澤一下。有力有貨。賂取交關。同姓者遷作同房。非親者指為近親。委巷屠販。一日華軒。士卒驚顧。此豈三尺賞功本旨哉。臣謂自今兵將死事之家。既無的親子孫及其近屬。但當設法與給度。

牒及不理。選限名目之類。使其曲折貨售。惠滋一家。終世飽暖。亦無負矣。何至紛紛欺隱。捐國家之名器。輕授之人乎。又近來死事之家。多以無力陳乞。而有力陳乞者。決非死事之家。彼有力。則百方計會。事雖虛誕。必不沮難。無力。則事據雖實。例蒙退却。致使軍中勲力之後。雖有正嫡子孫。不免低直輕售。蓋懷陛下德意者。有司也。昔康定詔書。諸軍將校。歿戰陣者。並仰逐處子細一一勘會。如不實者。亦有明科。伏望申嚴。是禁諸將諸州。今後保明被受恩澤之人。或不切子細推考。或勘會失實。朝廷覺察。並乞重賜行遣。庶幾爵賞之重。有益國體。

興宗又議功賞狀曰。臣聞所謂大臣者。任法不任私。所謂常吏者。任私不任法。蓋天下所以治者法也。所以擾者私也。法既立。則下無自而私。私既勝。則法無自而振。國之號令。且視此為屈伸矣。三代之初。



因人之功罪以為黜陟。當賞而賞，當罰而罰。故受賞者無不勸，受罰者無不懲。昔武王之為周，躬履天下之籍，有未下車而賞之者，有若下車而賞之者。蓋於封墓式閭之餘，遂起列爵分土之事，使人目擊而心化。武王之於功賞，何致切切如此？彼以鼓舞天下之術，誠莫重乎此也。是以賞之所存，以為則成，以化則勸。經曰：崇德報功，孟拱而天下治。若安靖之初，而羣功不報，臣恐武王未暇垂拱爾。此所以經營曲當，示天下牢固不拔之具。歷世三十載，祀八百，咸以是也。傳曰：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武王有以得之矣。恭惟國家世載明德，太祖太宗之世，威福兩柄，如春如秋，不吝高爵重賞，網羅真材實用。如雷有終在蜀，高給功帖七千，逮至仁宗皇帝，遵而行之。若賜曹利用，則有據功遷補之詔；若賜范仲淹，則有空名宣劄之補。天下之士，皆悉力以衛其上。當時非特可以氣使，殆可名劫也。今陛下天錫智勇

之資，又傑立於至治之世。繩諸將以法度，明諸軍以紀律，又以賞功為最。述者命有司分為三等。凡諸處保明歸義立功將士，量功給還其資。臣觀聖明威令超卓，智者思効其謀，勇者樂致其力，縱橫施設無自而不可。此實希世之遇也。臣愚尚恐遠遠之地，軍吏出入未盡依得朝廷元降賞罰之格。萬一有淹遲啓倖之人，寃抑無告之士，乞參以熙寧之詔意示之可也。先是陝西宣撫司申諸路將士未依賞格者，詔定立功將士應合酬叙之人。令主將對衆叙定，務從簡速。將士有功，主將對定既畢，明具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及親戚牙隊移換有功之人。致抑壓可賞之士。如士卒顯有勞績為人移易者，為人抑壓者，許經諸處自言。如是則功者無所寃，倖者無所得。此賞功之本誼也。今陛下明詔在前，既盡其凡，其餘指顧即定矣。臣觀近來陝西死事之卒，諸將非不欲優恤，而諸司目顧纖末死事未滿旬



日。有先聞其請受者。未滿數月。有不受其告訴者。彼有司但識斗斛之積。為得意。不識明主風勵士卒本意也。臣愚併望朝廷申明舊禁。凡死事之家。至半歲。或周歲。然後始住請受。仍許家之壯丁。或家之至親。一名填刺。亦庶乎知朝廷德意寬大也。

侍御史王十朋乞審核李顯忠等功罪劄子曰。臣聞宿州之師不利。而反議者皆歸咎李顯忠。顯忠身為上將。不能於勝敵之後。撫存將士。以保垂成之功。遂致潰散而歸。固不能無罪也。然前日內訌之議。謂顯忠心懷南北。鼓惑中外。上貽聖憂。今顯忠既還。上章請罪。亦足以見詭說之無驗矣。說者又謂顯忠貪戀金帛。欲為已有。不分將士。遂致離心。理或有之。恐亦未實。無顯忠亦劾奏統制官周宏等數人。無故領兵自回。遂致失利。欲正宏等罪。臣亦未敢以為然。昔慶曆間。趙元昊叛。大將劉平遇賊于延州。力戰而死。都監黃德和遁走。誣平

降賊。朝廷信其言。遂欲戮平之家。賴仁宗聖明。遣御史出理其事。既得其實。遂褒平死事之節。而斬誣告之人。今正虛實未辨之時。臣以為不可不審。朝廷不如姑兩存之。以安反側。却令都督張浚審核。虛實聞奏。如功可贖過。則許其自新。責其後效。如罪多功少。實誤大事。則不可不正典刑。但審而後行。庶使聖朝不致濫罰。不勝幸甚。

中書舍人張孝祥上奏曰。臣竊惟國家之所以懲勸天下。賞罰而已。然賞不當功。則不如無賞。罰不當罪。則不如無罰。何也。功罪已著。而賞罰未行。則賞罰之權猶存也。功罪著而賞非功。罰非罪。則為善者不勸。為惡者不懼。賞罰之柄於是失矣。自聞西溪卒伍逃竄之事。既兩旬。決其所以不憚死而竄者。情之曲折。陛下既已知之。不待臣之言。然二十日之間。主帥而下。未聞略有黜責。外廷之臣。不敢以為疑者。意朝廷方此圖之而未也。今茲則大不然。朝廷既已不治其人。而



成閔乃敢無所忌憚。公為劾章。歸過隊將。乞罷見任。仍送吏部。夫培  
刻軍士。後使軍士。利入於已。怨積於下者。閔與統制統領官實為之  
也。閔不為之。則統制統領官安敢為之。統制統領官不為之。則將副  
部隊將安敢為之。朝廷委曲涵容。置閔與統制統領官等一切不問。  
乃特用閔之言罷一隊將。所謂隊將者。何其獨不幸也哉。罰不當罪。  
臣恐浸失賞罰之柄。自此此輩愈更恣橫。輕侮憲章。事雖至微。關繫  
甚重。臣愚欲望聖慈。將成閔與當來士卒逃竄。本軍統制統領將副  
等官等第降黜。其本軍統制官。仍與罷免。庶為餘人之戒。或陛下聖  
意不欲如此行遣。即乞將閔今來陳乞罷隊將劄子亦不施行。以破  
小人詭計。以慰士卒之心。  
王之望乞旌賞成方狀曰。臣契勘自金人諸路入寇。兩淮荆襄川蜀  
賊馬所犯。未有一處能抗拒者。獨成方兩次報捷。雖未為大勝。亦能

挫敵。使之奔敗北去。此等所獲牛馬老小。若金牛之寇不敗。則此一  
路更無把截去處。功亦不小。朝廷宜加旌賞。以振起士氣。臣得三省  
樞密院關成方兩次表。具備見忠勇。若能保守不致衝突。別立大功。  
當議授以節鉞。緣成方已係承宣使帶軍職。若能保守不致衝突。則  
將來自當授以節鉞。倘俟別立大功。若俟別立大功。方始建節。則是  
今次兩捷。全無恩賞。恐不足以激勵將帥。臣謂當再降指揮。或陛下  
以御札獎諭云。若能保守關寨。摧折虜勢。當議授以節鉞。更能別立  
大功。即不次超擢。仍令都督府日下疾速覈實。具功狀一聞奏。如此。則  
於事為允。乞更與執議之。  
衛涯上奏曰。臣聞賞以勸有功。罰以懲弗恪。輕重貴乎適中。不可有  
所偏也。延者癸丑之冬。壽慈宮火。陛下特降御筆。以上二駕慈闈。徹樂  
避殿。恐懼備省。夫以下人之尊躬自貶損。不遑寧處。而本宮官吏備



備蕪素守護不虞。惡。才任其咎。陛下欽崇孝養。方務調娛。未暇致詰。提舉官吳回三人者。懷不自安。騰章自列。旋頒睿旨。各從錮削。可謂曲全之恩。臣近緣忝冒承攝。於詞頭中竊見指揮凡。壽慈宮應奉官吏等。到宮實及五年。各轉一官。資。放其員數六百三十有。四。未及五年者。又四百二十九人。夫以平居無事。安坐受賞。若此。猥衆而失職。抵罰。不過二三。臣固疑之。今臺臣有彈疏。乞將應奉官等。黜降。當大明典。忍以警飛。而所降聖旨。王師珪。王溶。各降一官。楊旦。降一官。罷幹辦事務。人。多寡。臣未敢問。惟是吳回等。自効尚奪二秩。王師珪等。皆有論奏。且者。罪狀尤著。例止削一階。輕重。乃有所偏乎。况前日。赦火官。不降下。以慈闈之重。隨即第賞。曾不淹時。賞同所以為勸。而罰不足。小懲。碩何以詔四方。而厲百辟乎。借曰。太皇太后。聖意寬厚。不欲重。竹。誅責。然賞罰之行。紀綱所繫。又安可以恩而

廢法乎。臣不敢以代庖之。整有所隱默。欲望聖慈。特。睿斷。將王珪。王溶。照吳回等一體。錮降。其楊旦。再與錮斥。庶幾少慰輿議。儆肅官臣。懲勸之方。斯為兩得。

王師愈上奏曰。臣聞爵賞者。人主之。砥世磨鏡之具。賞。當功。則人必勸。或失之濫。必害於政。不可以不革也。伏見紹興之初。兩浙提舉市舶。申請立定。公海及近。裏州軍稅務。稅過市舶物貨賞格。州委通判。縣委知縣。與夫。監官。點檢稅過客人。引外物貨。收及壹千伍百貫。或壹年半磨勘。累及壹萬貫。或四年磨勘。可謂賞之濫矣。且以經總制。無額錢。賞言之。諸州軍。解足。經總制錢外。而又無額錢。及壹萬伍千貫。知通。只。減二年磨勘。今稅務收市舶引外物貨。及壹萬貫。乃。減四年磨勘。是倍於無額錢之賞矣。自通判知縣。至于監官。被賞者。數人。豈不為太濫乎。况夫文臣。有以此賞。轉。負。郎。正。郎。武臣。有以此賞。轉。



副使正使。遇郊恩。或致仕。遂可奏補子孫。然則稅務獲一萬貫之小利。推而言之。被賞者豈止數人而已哉。可謂濫之至也。臣愚欲聖慈特降睿旨。應汾海及近裏州軍稅務。收市舶客人引外物。皆自壹千伍百貫至壹萬貫。其減磨勘賞。並皆減半。庶幾賞不至濫。人亦自勸。

吏部侍郎李椿上奏曰。臣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曰。賞當功。罰當罪。故自古聖賢。所以稱治者。亦信賞必罰而已。伏觀近降聖旨。指揮舉改官。必具實迹。臣仰體陛下聖意。欲使臣下趨事赴功。不為文具也。苟有實立勞績。而不與依條推賞者。豈陛下之意哉。臣竊見吏部法。選人有酬賞。應循資者。不許存留後任。收使。蓋謂別有應循資條法。可以循資者。不許重疊循資。故立此法。亦出于省記。未必本有此條。然則實立勞績。豈為冒濫。何獨於選人。乾沒勞績。賞格。遂為

不信之令。緣本部遵守上件條法。遇有陳乞者。盡是告示不行。所以詞訴不絕。臣愚欲乞睿慈。下勅令。所刪去吏部侍郎左選此條。或重行修立條法。使實立勞績之人。不致乾沒其賞。有以稱國家立法賞從重之意。亦有以絕不已之詞。

先宗時。蔡戡上奏曰。臣嘗讀西漢循吏傳。竊怪漢二百年間。班固所載循吏六人而止耳。孝宣之吏。居其五焉。何天之降才。獨盛於此時也。及觀班固贊孝宣曰。信賞必罰。綜覈名實。然後知孝宣馭得其道。宜其循吏之多也。蓋賞罰者。治天下之具。名實者。行賞罰之要。人有為善之名。必迹其為善之實。從而賞之。人有為惡之名。必窮其為惡之實。從而罰之。人知為善而賞不踰時。實一人而千萬人勸。人知為惡而罰不旋踵。罰一人而千萬人沮。所以勵世磨鈍。作其好善之心。絕其稔惡之路。率天下為君子之歸。自古堯舜之治天下。不過如此。



孝宣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蓋有跡也。恭惟陛下勵精為治。遠邁漢宣。於賞罰名實之際。尤所加意。天下之吏固當凜心。務慮。殫智竭力。以承休德。然未聞一人治行卓然可書如龔黃者。以臣觀之名實未盡綜覈。賞罰未盡信必。故百吏未盡稱職也。今朝廷務知守令優劣。俾監司第其臧否。以聞于朝。甚盛典也。夫臧者。天下之善名也。律身以廉。莅事以公。與夫勤謹無過者。皆謂之善也。否者。天下不善名也。貪而徇利。暴虐虐民。與夫弛慢不職者。皆謂之不善也。彼善與不善。在天下不啻如黑白冰炭之殊。朝廷惟不知其實。故賞罰無自而加焉。監司既已第其優劣。而為臧否。朝廷是宜核其名實。而為賞罰。臧否之令。行之有年矣。以臧之最而超擢者。誰歟。以否之最而黜責者。誰歟。二者皆臣所未聞也。朝廷不過為虛文。監司不過應故事而已。謂之臧者。無所勸。謂之否者。無所沮。臣所謂名實未盡綜核。賞罰

未盡信必者。此也。何以起勸慕之心。抑愉情之氣乎。臣愚欲望陛下每歲申勅監司。格所部守令。第其臧否。以聞臧之最者。命大臣審察核其臧之實。誠如所言。則因其罪而罰之。如是。則君子有所激而勇為善。小人有所憚而不為惡。昔之貪殘者。變而為廉。昔之弛慢者。變而為勤謹。人人奮勵以趨事赴功。孝宣之治。將復見於今日。

理宗時。洪舜俞進故事曰。太祖問李承進曰。唐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務姑息。將士每出。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揀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三十年來。河戰事。最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見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臣聞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不辨。民志何由定。民志不定。而欲求國勢之安穩。是却行而求前也。况三軍以紀律為重。處不知禮。則出不知律。犯上之意。一萌。作亂之機已兆。尚何望其敵王愾而伸國威哉。唐自肅宗偷一時之安。平盧節度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是以姑息為常。至於偏裨士卒。殺逐主帥而不問。廣遠地則堂高。廡近地則堂卑。陵夷之勢。何所不至。此唐所以亡也。後唐莊宗猶襲故態。不能以軍法約束。而威令不行。享國不永。竟坐姑息之過。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為世立極。盡革唐季五代禮法蕩折之弊。一階一級。上下相承。川班委訴。必肆顯戮。此所以國勢有金城千里之固。民生有泰山四維之安也。然豈徒以階級之法繩之哉。平時撫養。不吝爵賞。苟犯法。則有劔爾恩施。而後威立。宜軍心悅服。不

敢輕於有犯也。

秘書郎權尚右郎官許應龍上奏曰。臣聞賞罰。軍國之紀綱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况世變已降。人心浸不如古。法出而姦生。令行而詐起。苟無賞罰。以振肅之則為善者何所勸。為惡者何所懲。是以聖明之君。必以賞罰為先務。而不敢有一毫輕重之私。善所當賞。雖賤必錄。使知為善者之無有不賞也。惡所當罰。雖貴不貸。使知為惡者之無有不罰也。夫如是。則胡禁不止。明法不行。苟執之不堅。所當得者。或刑忍而不予。而不當得者。乃饒以而濫授。所當罪者。或縱營而苟免。而不當罪者。反牽聯而併及。勸沮不明。善惡無別。故作之而不應。率之而不從。因循苟且。亦終於委靡而已。嗚呼。烹阿而封即墨。威王能審左右之毀譽。而群臣莫敢飾非。齊國大治。矧尊為天子。居得致之位。有能致之資。苟於刑賞之際。斷在必行。



則人心振起。何事之不可為哉。昔我藝祖肇開洪業。雖以仁厚為立國之本。而信賞必罰。凜乎其不可犯。清謹可任。擢升宣徽。貪墨不法。徑實極典。守邊有功。厚加賞賜。川班晏許。悉行誅戮。恩威並用。使天下竦然而畏慕。故紀綱為之振肅。國勢至於尊安。成憲昭垂。真萬世之龜鑑也。共惟陛下仰紹丕基。恪遵祖訓。厲精思治。宵旰忘勞。為官擇人。將以宣德意而結民心。選將練兵。將以壯皇威而銷外患。然今之官吏。果能究心於恤下乎。今之將士。果能用命以決勝乎。竊觀州縣之間。循良者固不乏。而暴征橫斂。峻法嚴刑者。未免為民之害。中外之兵。驍勇者固可用。而遇敵則逡巡而不前。少衄則倉皇而先遁者。未免為敵所輕。為弊若此。豈倡率之無術耶。抑法令之不明耶。然廉吏之舉。存須於詔令。貪墨之罰。屢形於奏疏。嚴私役之禁。戒陞差之私。若是之類。無日不討諸國而申訓之。而玩習者如故。何歟。蓋徒

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推原其端。無亦賞罰之間。猶有未信必者乎。節儉正直。當以勸善也。而單寒寡援。則誰復薦引。貪冒苛刻。當罰以懲惡也。而稍有牽制。則莫敢發擿。恩賞自有成法。或攀例而放行。鐫黜猶未及其已。經營而希進。陪陣者或隱蔽而不申。寄名者反僥冒而受賞。格去之有禁。而易嘗施行。奔瀆當刑。而隨復招集。故人心玩狎。雖令不從。此吏治之所以未振而軍政之所以未舉也。轉而移之。其勢甚易。惟於勸懲之間。力加之意而已。蓋不以親疎貴賤為輕重。則可以行賞罰。不闊略於其大。而纖悉於其小。則可以行賞罰。無功同而賞異。罪均而罰殊。則可以行賞罰。執此之政。如金石。行此之令。如四時。則以之馭臣。當化貪而為廉。以之馭軍。當變怯而為勇。成放。大驗。特一指麾之頃耳。然按察郡縣。則在監司。激厲將士。則在主帥。監司苟賢。則不吐茹於剛柔。不轉移於勢要。貪暴者必刺



循良者必舉。聞風知懼。而有解印綬而去者矣。主帥苟公。則紀律之必嚴。揀閱之必精。用命者賞之。犯法者誅之。則畏威懷德。雖蹈水火而不避矣。至於監司。主帥則又不可無激揚之術。苟賢石不分。聽其曠弛。則委靡者不失其宜。而振作者反幾於生事。容昏者自可以逃責。而廉接者或至於召禍。如此。則人心疑畏。孰肯以國事為念哉。臣願陛下。明日達聰。詳考熟察。能舉其職者。莫不陟。不勝其任者。莫不黜。則孰不激昂奮厲。不以自見。登攬澄清。號令精明。當有如范滂先弼者出矣。此又操執兩領之要術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李鳴復上奏曰。臣比嘗言。高沙方城之叛。述古人討亂之法。以進。謂殲厥渠魁。齊從罔治。又。一兩士卒千紀。此殆聞帥責耳。聞帥不舉其職。而輒以上累朝廷。朝廷又不審其宜。而動即降下黃榜。何榜之輕也。臣無他意。大率欲為朝廷正名分。振紀綱。使不流於姑息耳。黃陂之

叛。與高沙方城等。意謂必知所懲創。聞諸道路。其為乖謬。抑又甚焉。淮西討叛。而湖北則納叛。是自為矛盾也。于俊領兵勦賊。而王昊則出兵助賊。是自相魚肉也。孟珙許之以便宜。書填防禦。使京交十萬官田百頃。又聽從各人向某處州郡駐劄。是賞盜也。賞盜而欲以弭盜。可乎。王昊先逆之境上。給以賞糧。助以兵力。又謂叛賊委是可嘉。欲與轉六七官。或陞差路分。陞差統制。是誨盜也。誨盜而欲其不為盜。得乎。高沙之叛。始雖縱之。終能戮之。尚有辭也。方城之叛。國人討之。敵人納之。猶可護也。今黃陂之叛。境內自為胡越國。中外自為寇讎。此何風也。叛卒挾外寇以劫制中國。邊將挾叛卒以劫制朝廷。此何等氣象也。臣恐唐宋五代之禍。自是始矣。然則如之何。曰。脅從者不必治。而渠魁不可不殲也。異哉者不足責。而同我者不可不戒也。命令自天子出。未聞邊將擅書填告命以啗賊也。是可慮也。天地莫非



王有不聞邊將敢欲割地以遺賊也是可憂也。一時之爭變雖微萬世之正理不可不存也。邊鄙之間。輕置小人。雖肆無忌。任重大老。不可不執持公道也。若朝廷但欲買靜。一切風靡。欲得官爵。即與之官爵。欲得便地。即移之便地。欲索犒賞。即為之支犒賞。欲逐主帥。即為之易主帥。戕殺本將之罪。不復問。劫掠平民之罪。不復究。討叛者有罰。納叛者有賞。則名分盡喪。紀綱大壞。此一軍之久。歸附者必繼。欲以求逞。將帥之當事任者。必乘間以自肆。他日之禍。又不止於今日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利之。

馮復又上奏曰。臣聞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古人討亂法也。事有不安其常。而至于變。不循其理。而至於亂。豈必人人皆有是心哉。數而倡之者。不一二。脅而從之者。常八九。遂順未分。則其勢合。利害漸迫。則其心離。善治亂者。臨之以可懼之威。開之以自新之路。剖分其逆。

順。昭示其賞罰。首亂者。殺無赦。若能痛自改悔。領眾來降。則免其罪。脅從者。擇勿治。若能伺賊動息。梟首以獻。則厚其賞。夫如是。則人各有心。互相疑忌。而賊之黨孤矣。賊之黨孤。則守必不固。戰必不力。而賊之首可坐致矣。不然。一於招納。而薰蕕莫辨。則有恩而無威。其弊也。流於姑息。一於攻討。而玉石俱焚。則有威而無愛。其弊也。過於殘忍。姑息豈足以怙強暴。殘忍豈足以懷忠義哉。唐州之叛。叛者一郭勝耳。兵與民未嘗叛也。金子才等擁兵以出。老小之在城外者。悉舉而殲之。故其黨遂牢固而不可破。高郵之叛。叛者四百餘卒耳。其他未嘗叛也。既一日而推擇三數人。以為首領。又一日而執辱郡太守。以強其行。移制司。雖調兵征討。而實懷畏怯。雖遣人撫諭。而實為具文。故其賊愈悖慢而不知悔。聞諸道路。朝廷近已屈意。姑妻。降下黃榜。其為說蓋為一郡生靈性命惜耳。使黃榜既下。而弭兵退聽。必須



以序支犒。是賞盜也。賞盜而欲其無盜。得乎。萬一不然。而負國不服。或且重有邀索。是納侮也。納侮而方思所以懲其侮。不亦晚矣。將卒干紀。此殆聞帥責耳。聞帥不舉其職。而輒以上累朝廷。朝廷又不察其宜。而動即降下黃榜。何榜之輕也。臣不勝憂憤。是用推明古人討有罪之法。以進。如或可採。乞降付樞密院參酌施行。

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上奏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歛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為此懼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士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亦必賞。故當悉心効力。圖報萬分可也。而自韓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乘。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

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闕。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於毫毛。彼方擁厚賞。挾聲色。高固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年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捨猶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

監察御史吳昌裔論李焯狀曰。臣惟蜀之梓遂夙號巨藩。祖宗盛時。每高其選。非政府從。縶歷節旄者。不以輕畀。近來除授。率多非人。



知遠守府李煒是也。煒心神昏眊。品格平凡。得郡文南。畏虜不上。乃由彭倬。徑把州麾。惟賄是聞。蔑無善狀。後以結姻帥閫。遂得薦進于朝。甫守唐安。又易武信。升華延閣。人謂僥覲。况其老病龍鍾。心疾交作。謂為李赤。貽笑于人。近聞幕府上功。煒亦遙名其列。身處內地。乃與戰士同科。其濫甚矣。欲望睿斷。將煒罷黜。所有功賞。不與放行。以為僥功冒賞者之戒。

昌裔又論項容孫轉官加職未當狀曰。臣惟邊疆多事之時。當以賞刑為急。鄉人言來。皆言曹友聞大安之捷。李安國文州之守。董鵬飛之死節。曹萬壽之平瀆。功效最為顯著。今朝廷未聞次第行賞。近聞邸報知閬州任達以集英殿修撰奉祠知果州。項容孫轉一官加直秘閣。臣聞之惘然。不知朝廷以其何功而加職增秩耶。竊聞去冬瀆卒之變。果閬二州。焚蕩殆盡。為守臣者。逃避山谷。寇退方還。若以其

無兵與守。未加顯請。猶之可也。今逆邊將士。賞典未行。而逃難守臣。崇資先及。將恐三軍之士。聞之短氣。彼二人者。受亦不安。臣欲乞睿斷。將四將功賞。早賜頒下。其二人加職轉官。指揮並行收回。達仍守祠。以遂其請。容孫且命安職。以責其効。庶幾萬里之外。知公朝刑賞平明。有功者悅。倖賞者懼。是轉移人心之一大機也。

金宣宗興定元年。行元帥府事石倫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為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石蓋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為賞功罰罪。皆項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累盡。而義兵亦不習衝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為用。况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暇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



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議。哀宗在蔡，忠孝軍提控李德不率，總帥完顏仲德縛而放之。帝諭仲德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忤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唯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宣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元世祖至元六年，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監察御史崔敬上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繁華，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飢，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

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欲逸者，臣民之同情。臨制者，帝王之能事。皇天降命，眷頌神主。天下雖大，托人雖眾，既畏上天之景命，而甘分以從之。又服聖人之大德，而竭蹶以趨之。於是為君者巍然在上，處萬姓之極崇，宴然居尊，役萬姓以自奉，宜乎萬姓厭勞而惡賤也。然而不厭且惡者，以其非聖人不足以保吾之生，非聖人不足以安吾之業。故也。間生兇黨，不揣其宜，窺上隙而恣行，逆天心而妄僭，憑陵國紀，搖蕩邊封，掠無罪之生靈，啓非常之禍亂。惟王立統，寔欲寧人，豈可坐視變故而姑息安屑哉！民生而疑心不慮，我是以命將興師，宣威止殺，適以全其生覆之德也。於此猶以為未，能息彼邪萌，遂立戍兵。」



於郡縣而鎮之。庶他日之變方啓行。無回顧卒然之憂。故尔。此帝王  
臨制之術之大者也。且人情莫不欲逸。今則驅之以戰事之事。至勞  
也。人莫不欲生。今則率之於萬死之地。至苦也。向不加以厚犒申  
之以厚勞。則誰有竭力效功之心哉。方今將帥南征北討。略無寧歲  
已降之域。縱士卒而暴之。已服之人。縱士卒而驅之。劫之所獲金幣  
或入將家。或奉王府。未聞以之賜士卒也。抑且見其暴掠驅劫而不  
之罪焉。強者多矣。弱者未之有獲也。老稚死矣。壯者未之承賞也。若  
夫得雋而紀于露布以聞之。散于六軍以分之。彼六軍乃國家之六  
軍也。散之。則是猶置于國家之外。府外庫也。又能激將來之實効焉。  
若夫寇敵犯罪而伐之。既服而舍之。彼寇敵皆國家之頑民也。而脅  
從者皆非其本心也。又河項以為奴妻牽羈而縱士卒以掠之手。彼  
寇敵脅從者亦且劫善士卒之忠。而劫掠中國之民矣。則是四方之

民互相驅掠。乃復乘威因怒轉戰無休。直士不敢以獻言。忠臣不敢  
以納諫。健兒繼踵以就死。原其所致皆因犒勞或未及。節制或未明。  
以至于是也。為今之計。莫若守之而不攻。按之而不動。儻有不臣之  
國。逆亂之徒。當令信使再三以諭之。持詔以赦之。知罪自新。回邪為  
正。其或益生驕氣。蔑有悛心。則明徵其辭以征之。簡車馬。嚴號令。倍  
糧餉。厲戈矛。固巢穴。誘要害。氣壯力雄。德尊義重。是惟無戰。戰則勝  
矣。杖杜之篇。漢皇之駕。有灞上棘門細柳之幸。湯后之伐。夏也耕者  
不變。歸市者不止。誅其君而弔其民。周武之伐。商也。散鹿臺之財。疲  
鉅橋之粟。犬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斯皆仁以行之。義以宜之。勞以  
感之。賞以恩之也。伏望陛下探賸索隱。設政施仁。幸從臣所謂設武  
舉。詮大將試副將之法。則節制無不明矣。復從臣所謂厚勞賞之法。  
則戍卒誓死而無辭矣。若其偃兵戈。廣屯田。之後亦無所事於厚勞



賞之法。此但防其萬一。故云然。

武宗至大中尚書省。賜予無節。財用日耗。名爵日濫。御史大夫中書平章脫脫上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同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龜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

文宗天曆元年。監察御史張士弘等上言曰。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罰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

勤政

東漢光武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

侍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不怠。其

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

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也。然自古帝王初

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

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取於稷契。及至富貴也。

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

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敬宗繼施。日晏坐朝。山南西道節度使兼平章事裴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畏。近開延英。悉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願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辰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敬宗晏朝紫宸。入閣。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諫議大夫李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跋倚。夫跋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為旱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宋真宗咸平三年。知兗州韓援上言曰。臣伏親近詔。舉行轉對在外。

文武群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章奏事。此蓋陛下克勤念慮。勞採芻蕘。負之間。蹈詠斯極。伏惟陛下膺運圖大。握樞御極。行一事必遵典禮。發一言必訪古今。三載過密之中。過形哀毀。萬機聽覽之後。未嘗迨遑。每春澤稍愆。霜麥未秀。必親臨祠觀。備薦蕭蕪。減御膳。以焦勞。走使車。而旁午。並禱羣望。盡降五刑。昭感上穹。必獲嘉應。雖有侵冷。安能為災。然臣輒以葑菲窺測。蒼昊。退循僭越。難避鼎鑊。死罪。近者微有亢旱。頗傷稼政。天其或者得無以太祖太宗二聖在天。陛下春秋鼎盛。兆民樂業。萬國未王。萬一聖心忽生驕佚。故暫加灾音。以儆睿聰。昔魏證對唐太宗曰。貞觀之初。聞善若驚。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此蓋譏其漸怠於政也。則知勤儉難守。驕佚易生。人之常情也。元宗開元十五年以後。深居高視。倦于臨御。內寵嬪媵。外事征伐。連起詔獄。無辜誅夷。遂至大盜猖獗。中原板蕩。蓋



亦非平之後。驕怠致然也。臣伏觀先帝福祚延洪。享國長久。孜孜勤儉。未嘗一日曠於萬機。自端拱以來。益勵精為理。臣嘗權監鐵判官。得與本使上殿奏事。一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於職。不可不動。朕每見殿庭兵卒。能剝掃一席地。剝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願陛下守太祖之玉圖。遵太宗之遺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之。圖治者。在手遠佞人。杜讒口。書曰。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臣觀今日朝。廷自公相以下。悉皆方正無邪。佞之徒。然事生隱微。宜防未兆。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虞。然願罔倦燭幽。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居安慮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

景德三年。以刑部員外郎直昭文館陳充上奏曰。臣竊以古先哲王。嗣守大業。遠則漢武帝。近則唐玄宗。英智天

建。而至德未周。蓋以享國年深。在位時久。倦於勤儉。或至怠荒。不恤民人。多耗國用。子孫繼統。無以取法令德。志禁布翰。無以備書大猷。覽其始終。良可歎惜。恭以皇帝陛下。君臨寰宇。富有春秋。無一日晏坐朝。無一時倦聽政。言必合道。動必由禮。無聲伎之好。無攻遊之娛。未嘗興土木之功。未嘗納珍奇之貢。訓練士卒也。務寧邊鄙。不銜於武威。編修典籍也。用廣採掇。思益於文德。巍巍然湯湯然。信無得而名者矣。方今天下。庶官錢穀刑獄兵農賦租。咸遵詔條。悉協程式。至使小有壅遏。自可懲革。如人之賡理。平適膚革。充盈。偶生微疴。不患難療。臣以為方今天下。但恭勤而守之。足彰社稷之慶。黔黎之幸也。然則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存諸格言。斯用垂訓。伏愿陛下。以時常寧。春情有變遷。安居九重。倦覽萬務。近習可畏。閑邪頗難。尚書曰。惟王不通聲色。道德經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史記曰。由余見秦宮室。



大奢歎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民矣尚書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四者人君之大戒也其或小人乘此而競進聖治日益而闕修則追思漢武帝唐玄宗英智聰明而至德未周以為前鑑乃小臣之所以愛君者也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天道運行無有止息是以四時推移萬物生成也聖人之道宜取法上天勤而不息是以政教克舉華夏以寧者也臣伏讀敕命朝廷之闕遺朕躬之過失並形封奏得以指陳今者朝無闕遺君無過失預伸忠款必怨罪尤願陛下長採斯言靜思闕義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則九夷向化百世受祉無出於斯而已矣至如指一小事以為利濟陳一短見以為周通臣所不為也

仁宗景祐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上言曰臣伏聞隱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涉難則思深而圖全居安則志滿而自逸上自三王之世

兩漢之主撥亂者咸臻於至治憂勤者多致於中興荒淫怠政喪亂相隨晉魏以降虐懦無紀臣不敢遠引古義願以唐事明之文皇開基武定大難招籲羣儒確論理體闕弓矢則知政教之微諭金冶以柔獻替之道房魏諸賢夙夜盡瘁貞觀之風終始無玷洎于高宗藉此治平性務寬簡事稽裁決外網隳而無忌遠黜內嬖盛而二張用事許李諂上禍厲是階二十餘年變周因武至於明皇治亂尤異開元之治內難方平久在民間深知國害濫官弊事思盡革去故任姚崇宋璟為相庶務畢舉遂致化成天寶之後聽斷稍怠寵幸勅興奇巧厭溺美入亂華威不克愛故因林甫國忠盜位網條不備以至奔幸此三主事迹一時龜鑑布在書傳可得知聞皆由世亂則思於恭勤時平則敗於逸樂勢使之然由來者漸故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伏惟陛下纂紹寶圖。務敦淵靜。輯晦英謀。竭伸孝愛。而內閣  
輔政。朝制弗經。宦寺弄權。海宇側目。女謁交馳。大道不行。而陛下山  
藏無遺。日覆不昭。洎莊憲上仙。萬機獨斷。躬親大政。勵精為治。接闕  
寺之巨黨。罷內降之私恩。升擢正臣。黜退竊位。每旦聽政。舊邦惟新。  
庭宇再清。幅員忻戴。將以執之如金石。行之為軌輓。希陶唐之風。襲文  
景之跡。為一代之宏規。冠千篇之良史。豈不大哉。比及周歲。頗異曩  
時。內寵艷興。中宮傾易。揚尚恃恩。權勢特盛。事由請行。言自政出。君  
子小人。腹誹竊議。幸賴陛下神明。議斷廢黜。外宮雖謹。正家之道。未  
遑經國之宜。功業弗彰。簡編安在。恭聞昔者太祖。應天奮陸。救生民  
於塗炭。太宗。耀德開基。平列國之干戈。真宗。備文守位。下武和戎。崇  
儒議禮。封禪告成。神德聖功。彤詩播樂。三朝盛事。萬祀流光。今陛下  
自幹盡十年。豈常專己。謹言三載。足以變風。未聞可久。傳被無窮。累

歲已來。和氣稍鬱。水旱相仍。蝨螟屢生。粟麥不登。田疇幾廢。九夏多  
寒。三冬無雪。星變上天。河決東郡。疾病流離。生靈困憊。民之兼日之  
食。廩無卒歲之儲。既庶而富。曷其若是。正當不足之時。豈曰無為之  
化。陛下不可謂無兵革。乃號太平。政奉簡書。便為端拱。竊恐禍生所  
忽。亡有其存。漸至陵夷。無時逸豫。有唐天寶。可謂覆車。前春伏見詔  
書布下。每旦親政。故天下之民。謂吾君為憂勤。率仁之化。翹足可待。  
去秋以聖體愆和。臣心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雙日伸不坐之請。交  
泰之誠。遽臻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為常。且一月之中。適減其半。慶辰  
嘉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則一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  
事。宰臣上殿。奏可待對。止餘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雖云漢帝五  
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閣。據廁與語。示無間也。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  
殿更番。浴堂延對。信不怠也。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



齟齬之餘。悅耳目者。綺羅艷冶之色。高鑰九重。叫閤千仞。宸禁畫巖。乘輿天遠。固未見歎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綱紀。質朝廷之得失。校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况今之政失於寬。而殺於姑息。今之士弛於務。而幸於回循。是養其惰也。夫天下之本。者在民。民之豪者皆兼并。而貧者無置錙之業。天下之大者在兵。兵之下者負飢寒。而驕者不敢役。郡守縣令。臧否無別。冗食千萬。蠹耗靡窮。邪佞退而復興。忠諫黜而未用。此害之大者也。設欲止之於未。豈救之於將然。莫若振綱舉目。杜漸防微。勤儉為先。剛斷為急。權之一去。安可再得。豈宜崇尚寬大。自從清宴。若謂怡神養性之方。且非。毫期倦勤之際。臣復以為不然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氣志如神。釋習常之弊。加致治之心。勤禹湯克己之規。敷文武立教之旨。振三祖之基。為百世之法。則垂鴻自我。豈不感戴。願因歲首正朔之始。霽然下

令。誣告多方。每旦恭已。辨色居位。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溫顏。俾之極論。精思品藻。習責賢否。外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佞詭譎之士。以肅於朝。掖庭之中。簡去幽曠。以來錫羨之慶。官寺之內。抑損重任。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必審其有害。賞功罰罪。必思其未平。則可使教敷于上。民悅于下。足以招天地之協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三王為可侔。十聖未足擬。何為恃當年而樂自足哉。臣跡甚孤危。言無忌諱。安陳愚瞽。甘俟誅夷。然念優處憲臺。過受豐祿。恩自上隆。食出民力。豈可偷安。不思盡節。苟一言而萬死。實以為榮。干犯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呂誨乞親決政事。疏曰。臣恭聞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然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遜避。有所待焉。果



如是。恐未為順。敢不為陛下委曲而陳之。且以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眾皆嗣君冲幼。親為輔翊。並坐簾帷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為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為怠。唯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為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間。燕適深宮。優游清靜。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臣區區罄于是矣。

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上奏曰。臣聞乾剛坤柔。上下之定分。君倡臣和。古今之通義。然惟陛下德稟健粹。學該治亂。日軒論道。淵默思政。

所謂有可致之位。而挾可致之資。然親政以來。遇事謙挹。神明之斷。未甚聞於天下。夫舜禹稷。高尚相誠。敕今輔弼。雖賢安得事事皆善。古所謂委任責成者。非謂若是與。非一切徇之也。大臣之言是。陛下從之宜也。其非是者。陛下偶以為然。姑行之可也。既已知其非矣。又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雖愚夫愚婦。有不可欺。此神明之鑒。所以未甚聞於天下也。今禪服未終。天下謂陛下信默不言耳。從此踰月。畢三年之制。威福之權。倘尚循故轍。人將以深淺測陛下。伏望議政之際。君臣各盡其意。非非是是。毋相面從。間於燕閒。與羣臣相接。總覽眾議。以裁處其當。罔有適莫。務存大公。則柄在陛下。而威斷伸矣。臣雖亡狀。竊揣陛下資性。有祖宗之風。真勤儉有為之主。夫有為者。當為於可為之時。今四海延頸。以待德音。不知何憚。何憚而不為也。時難得而易失。惟陛下不徒悔於他日。則天下幸甚。



神宗時彭汝礪上奏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而其德行常易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而其德行常簡所以成物者至誠而已天地之間其精結而為日月而日月之更為晝夜其氣運而為四時而四時之代於終始其形流而為萬物而萬物迭為盛衰消息未嘗或息焉故曰天地之道奇一言而盡之也而人君者成位於上下成能於終始其所以範圍之道彌綸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其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亦在於至誠而已宋興百餘年天下狃於治安苟簡而萬幾廢矣陛下之興日夜自強不息思欲遠至於三代而天下之士亦皆勉焉而日孳孳皆以言責得與聞朝廷議論以事觀之疑若少加意焉蓋有獄久而不決者有言已進而不省者而後臣知其少怠也如朱炎輩盛南仲陳偃等多無罪案成下大理寺今踰十月而終未見與奪臣是以知刑獄有滯而未決者也臣去年十一月以書

進陛下踰月而復見而書之所陳終未留乙夜之觀臣是以知言之有進而省者也夫事固有大於盛南仲之獄而臣之言誠無足以煩聖慮然以此觀之知至誠之心減於疇昔凡人言者皆曰天下安且治矣而可以無事此非忠臣也今自朝廷觀之法度有所未立其下皆偷安者自府寺觀之政事有所未立而吏多冒法自民觀之窮困者未蘇而流移者未安集自四夷觀之而凌犯之罪未誅窺覲之心未塞自財用觀之民力方屈國費方迫自學校觀之忠信未成而道德未一臣所謂陛下當日夜加勵思所以補苴凋瘵之術如此其幾也遂玩之以為安治而少怠焉臣恐天下之心復弛矣

哲宗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進無逸圖奏曰臣伏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後代聖君皆奉為至戒以成治道以克永世臣又觀唐史見宰相崔植對穆宗云玄宗初得姚崇宋璟為宰相二人者



夙夜孜孜。致君子道。環臂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  
內殿。出入觀省。記念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  
歸沖漠。開元之末。曰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  
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末。稍倦於勤。王道於斯缺矣。今陛下虛  
心求治。伏望以無逸為元龜。穆宗善其對。臣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  
古。嚮學思道。間日御迹。英延儒臣。講讀經史。臣又觀迹。英北壁有仁  
祖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臣慮禁中或未有此圖。輒敢為錄。四軸  
并一卷。上進。望於殿內張掛。置於几案。以便聖覽。臣愚不勝區區之  
至。

四年。中書舍人彭汝礪上奏曰。臣伏惟自古天下廢興存亡。見於書  
者甚備。其成未嘗不以憂勤。其失未嘗不以怠忽。陛下即位莅政。其  
仁民愛物之心。發於詔令。見於行事。厚矣。日月益久。然終不能近古。

殆誠意未加而已。聽言之道。必觀以事。今察于天地。常寒星變。河流  
未息。察於財用。公私單乏。浮費益滋。察于有司。因循苟簡之弊日甚。  
察於風俗。廉耻忠厚之風幾喪。後法既變。民人益困。遺備浸弛。夷狄  
方侮。選舉法壞。士迷所向。而進言者曰。今大安且治。是非欺則諛。天  
下大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安危之幾。一朝一夕。一言一動之  
間而已。蓋自古人主饗國既久。無至誠惻怛之心。上下媿安。趨過目  
前。絲絲延延。日月以其固。雖無惡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  
亂。此不可不察也。陛下曰。仁民愛物之心。加之以至誠。在所可為。而  
必斷。在所可法。而不惑。在所可聽。而必從。在所可改。而無吝。如此。則  
百官有司。莫不奮勵承詔。災異弊病。非所患矣。臣雖不肖。猶日夜洗  
心以俟。故以至誠之論終之。

徽宗大觀中。吏部侍郎慕容彥逢上奏曰。臣備位詞掖。幸以權記注



職事日侍清光。伏覩陛下辨色視朝。延見群臣。雖雪霰風霧凜冽。異常。辰正奏隔上殿班。傳旨特引。嘗近已初。乃罷。或寒曠。咨玉色無倦。十六日入冬至。儉陛下御延和。引上殿十一班。十七日。又引十班。皆人人顧問。曲盡事情。告戒丁寧。切中機會。節假內批降。臣寮章疏。及有他處分差除。絡繹不絕。臣職在奉行。捧讀悚激。方是時。群臣賜告。偃息于家。而陛下夙夜省覽。憂國愛民。未嘗暇逸。陛下以天縱之聖。而勤政若此。蓋將訓迪有司。永垂憲度。而日歷之所紀。邸報之所傳。循舊襲常。舉其大略而已。自非進得陪侍軒墀。退得與聞幾政。何以盡知其詳。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所陳。降付史館。及進奏院。昭示天下。俾中外官吏。迺至民庶。聞風胥勸。罔不克勤。上副陛下宵衣旰食之誠。

孝宗時。禮部員外兼宗政殿說書范成大上奏曰。臣聞治天下之道。

非以無其具之為患。而以有其具而不責其成功之為患也。譬猶工匠。雖有械器。雜然前陳。而不課其成器之效。則與無械器者何異。夫興事造業。茲諱出令之初。何嘗不長慮却顧。殫智竭力。再三熟復。而後有所為哉。推而放之之久。則必有偏而不舉。尼而不行。與夫沮抑於下。而弗使見功者。一聽其自然。不復過而問焉。則歸之所謂殫智竭力而為之者。終於徒勞而無補。此所以治具雖多。而治功愈遠也。大抵末俗之陋。樂宴安而憚改作。習委靡而忘振起。群猶王良之御駑馬。審其銜勒而謹握之。猶可維持以行。跬步稍弛。則蹶躓隨之矣。故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言一日曠官。則萬事之幾。必有廢失者。况其久乎。故善治之主。不敢一日不用其才焉。孜孜業業。執其所以為治具者。晝夜提策之。曰。吾前日興某利。其果興矣乎。前日去某害。其果去矣乎。利宜興而未興。害宜去而未去。無



乃吾法制有未善者乎。抑亦有沮抑於下而使法制不得行者乎。及其利已興矣。害已去矣。則又曰。其果能久而弗變矣乎。雖變而猶可通之以盡利乎。夫如是。則有所不為。為無不成。而成亦不壞矣。堯舜之治。莫要乎二典。二典莫盛於虞歌。治至於君臣作歌以相戒。宜不作不急之語。而皋陶之颺言。但曰。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屢言乃成。欽哉。蓋興事之初。不謹憲度。固無可行之理。憲度謹矣。而必繼以屢省者。蓋事不加省。則雖成而必隳。屢之為言。不一而足之謂。朝省之暮又省之。今日省之。明日又省之。不知何時而已也。二典之治。百聖所師。皋陶之謨。後世莫及。擇其樞要。初不遠於人情。而無高世離俗甚高難行之說。今聖主將大有為。以躡堯舜之迹。觀皋陶之歌。思過半矣。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竊以今日邊事未靖。正君臣相與有為。日不暇給時也。竊見朝廷尚循平時故事。假故稍多有妨。機務臣欲乞不慶。共致中興。不勝幸甚。

陛下未明坐朝。日晏而退。至於假故之日。宜常御便殿。不拘早晚。引見宰執侍從臺諫群臣。賜以從容訪問時務。事有可採。即時施行。仍敕朝廷不可似常時作假。宰執日入朝堂。百僚各任其職。庶幾事務不廢。共致中興。不勝幸甚。

趙汝愚上奏曰。臣伏觀唐世人。事莫不其始甚勤。其終則怠。其進甚銳。其退亦速。若德宗。文宗。始皆慨然有削平僭亂之志。特以用非其人。故功不果。遂二君不能於此。自反。畝任忠賢。以收後效。雖元勳舊德。見於已試。若陸贄。裴度。皆不獲見用。而甘心委靡。廢放不復自振。此固無足稱者。若夫玄宗。憲宗。皆剛明果斷。卓然為一代英主。自始即位。克已用人。不數年間。功成治定。倘其易也。及其驕縱之心。一生則忠言易疏。甘言易入。於是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用皇。用鑄。棄裴度。而盛德大業。俱不克終矣。其間惟一太宗。能用納諫。始終不倦。故



貞觀之治。獨盛於唐。而魏證諄諄然猶陳十漸之戒。書曰。謹厥終。惟其始。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嗚呼。艱哉。臣仰惟陛下臨蒞以來。二十餘載。仁孝之行。愈久而愈彰。勤儉之誠。彌積而彌勵。至於詢求闕失。獎勸忠良。比歲孳孳。日恕不逮。凡聖德之所成就者。視初即位。蓋益高明光大矣。雖成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純。亦不已。不足進於是也。臣嘗究此道。其實千古同符。順而行之。則以治以安。逆而用之。則有危有亂。陛下聖學高遠。洞照古今。灼知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而能致隆平者也。臣愚伏願陛下篤信而勿疑。力行而勿倦。尊有德以正朝廷之本。容直諫以來天下之言。自然士氣作成。庶職修舉。王功帝業為無不成矣。惟陛下留神幸甚。

光宗時。趙汝愚上奏曰。臣嘗歷觀天下之事物。蓋未有久而不壞者也。然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者何哉。運動故也。惟我國家自祖宗開創以來。蓋歷二百三十有餘年。如大厦然。歲月深矣。中更變亂。庶事非復舊制。今又六十餘年矣。臣竊觀事勢固有偏而不起之處。興滯補弊。正有賴於今日。臣仰惟陛下以神禹之資。而受重華付託之重。是宜憂勤夙夜。興起治功。使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而羣臣進言。有勸陛下以中外無事。優游安靜者。是皆人臣苟安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福也。臣誠愚蕙。不達治體。然更歷數郡。首尾十年。自蜀至閩。身行萬里。所見閭閻之內。民實困窮。郡縣之間。更多貪濁。風俗玩弊。上下苟媮。邊備空虛。事力單弱。將帥稽克。而不卹其下。士卒愁怨。而不聽其上。病弊百出。不可盡言。誠恐一旦有邊鄙之虞。水旱之變。軍旅數起。盜賊繁興。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此正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而因謂之安者也。臣愚伏願陛下思王業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慨然發憤。志於有為。凡前數者之弊。勤而思之。如饑者之望食。



病者之望藥。朝夕砥礪以圖安強之效。雖陛下有一日之勞而子孫享萬年之福。宗社幸甚。不然。臣恐玩歲愒日。棟撓梁折。曾風雨之不庇矣。臣不任惓惓愛君憂國之誠。遂忘其狂瞽。陛下留神幸甚。寧宗時。衛涇進故事曰。唐憲宗嘗曰。惟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卿者則怨曠鎖。將率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不下違教。化薦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為如此事。

臣聞詩稱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言圖治於始。而享成於終。逸樂非宴安之謂也。仲虺之告湯曰。謹厥終。惟其始。伊尹之告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故自昔君臣相與警戒。未嘗不致謹於斯也。憲宗元和初。銳意有為。慨慕貞觀開元之盛。李絳告以正身勵已。進忠遠佞。敬大臣。親賢者。擇將率而任官師。行法令。而崇教化。初非驚世駭俗之說。亦無甚高遠難行之論。而皆修身治國之要道。古今不易之至理。又謂言之不行。行之不盡。為無益。帝既嘉納。又詔搜次君臣成敗。列之連屏。以便觀覽。且每顧左右。戒以勿為如此事。惟帝因絳之言。心知驚懼。故一時委用忠賢。不惑羣議。削平僭叛。威令幾於復振。其剛明果斷。雖天資之美。亦憂勤之效也。使帝盡行其言。殆不止於度越二祖而已。柰何淮西既平。浸至驕侈。信任非人。程昇皇甫鑄之徒。或以羨



餘或以賄賂相次而進。凡絳所言於帝者。漫不之省。遂使升平之業。遽自墜壞。史臣有不克終之歎。言之不行。行之不盡。卒蹈絳之戒。豈非此心怠忽之所致哉。人君臨政。願治儻因憲宗之所以得鑒。憲宗之所以失。聽言之際。專其所聞。行其所知。充而至於高明光大。一政令之施設。注措一人材之進退。用舍本之以至。正持之以至公。兢兢業業。謹終于始。而勿為逸豫怠驕之念。所移奪。則唐虞三代之治。可以馴致。唐之三君。奚足論乎。

理宗時。李韶為禮部侍郎。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備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為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

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

知南劍州徐元杰上奏曰。臣叨恩收召。獲對清光。不敢以故事具文之言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惟天下可慮之勢。譬之身。此滄溟非不歷。驚波怒濤之險。幸狂飈之粗息。宜同心而共濟可也。苟以恬靜自紓。偃仰少愒。視罅漏之滲而弗窒。睹維楫之亡而弗拯。至于然暑無疑。先登岸之意。正恐天大以風。其何以支。方今之弊。無以異此。臣聞敵國外患之有無。正所以係國之存亡也。自古不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國勢必尊嚴。內治必整飭。君臣上下。凡見之於嚴。訓胥告者。惟曰。常謹其在而已。是以唐虞盛時。四夷來王。實本於無怠與荒之德。蠻夷率服。不外乎端德難壬之化。當時廷臣告語。首欲其儆戒於無虞之日。帝之作歌。非夸詡也。凜凜乎勅天之命。而不放安。臯



陶之颺言。非溢美也。懇懇乎興事謹憲而不敢怠。不特此爾。上之所  
以告者曰。惟時。則不玩於惰陰也。曰。惟養。則不忽於謹微也。下之所  
以復者。首之以念哉。而致其慮。終之以欽哉。而堅其忱。不徒為明良  
喜起之慶。必嚴於叢脞惰隳之戒。夫以泰和氣象。猶諄切規警如此。  
今果何時。視為已安已治。而悠悠玩愒得手。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宗  
社為心。是正勵志復讎。卧薪嘗膽。汲汲於生聚教訓之時也。是正  
憂治危明。寢薪厝火。皇皇然痛哭流涕之時也。陛下一警悟及此。  
則夫發憤立志。責躬抹過。以先群下有。是又今日之良機也。然立  
志家易消靡。救過常易因循。嘆白日之如飛。痛事功之何及。慨蒼  
天之罔極。懷報稱之何窮。體認乎天。死眷祐之隆。感念乎祖宗。付  
託之重。悼襄漢之未葺。慎淮蜀之未靖。陛下必有志於撥亂。二三大  
臣亦必相與堅定。未修豫之規摹。而燕安江沱。玩敵噬臍者。不可不  
鑒也。亂離斯瘼。之在念。勞來暵定之關憂。陛下必有志於平治。二三  
大臣亦必相與恢拓。夫弘濟之事業。而民亦勞止。謂可少康者。不可  
不戒也。臣聞前乎十年。聖語嘗曰。即位以來。未嘗為祖宗辦一事。是  
蓋聖志英烈。質天地神明而無愧。惜其工夫經理之次第。未能反而  
求之。以乖陛下之初心。而法家拂士所以規切時政者。又不能諄勤  
惻怛以開明。夫上下有為必遂之志。舉世之耆艾。骨鯁為之擯棄。淪  
落而無餘者。則亦甚可惜也。雖然。事無難易。有志竟成。鑒舊圖新。辦  
此心爾。陛下以不負天地祖宗為心。必示人以予。道汝弼之旨。二三  
大臣以不負陛下為心。必諭人以勤攻吾闕之求。自是而倡之。則內  
外小大之臣。亦必洗心滌慮。莫不有官師相規之義。故夫謹法守之  
奉者。勿求多於道揆之常。井然周官法度之中。隱然關雝麟趾之意。  
至公血忱對越之實德。相與每事而發見。凡有動於血氣之私。必深



者而自窒之。刻厲堅苦負荷之定力。相與叶心而扶持。少有隣邦便安之適。惟深戒而隄防之。如是則自上而下無一念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無一事而不以天地祖宗為心。是蓋古者君臣相與克艱之義。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其旨如此。陛下與二三大臣。信能持此之志。堅如金石。採此之過。疾如雷風。則舉天下之事勢。自莫不徐就。吾之條理矣。雖然。臣所謂立志者。志於與治同道。同承平之氣脉也。臣所謂採過者。採其與亂同事。起積壞之膏肓也。况夫上而天命之靡常。所以祈天而永命者在是。下而人心之可畏。所以感人而結心者在是。臣觀聖人之作春秋。其於魯宣之時。書滅赤狄。書六有年。又必書災異而迭見於先後。其意蓋亦深矣。此古大臣所以日奏四方水旱盜賊之變。以警懇上心者。非過慮也。蓋有所警懇則不敢玩忽。入而謹之於存養者。皆所以事天。出而推之於寵綏者。亦所以相帝。無敢

戲豫。敬天怒也。而賓筵媒近。或以汨清明之氣。而售其欺者。不可以不防。治民祇懼畏天命也。而田里愁嘆。得以稔車戾之證。而莫之聞者。不可以不察。以世教所當身任也。必修明乎三綱五常。以為扶持有永之道。以國事所當時飭也。必兢業乎一日萬幾。以寓寅畏自度之敬。以至節無藝之費用。罷不急之工役。去無益之崇尚。庶幾簡靜足以宅聖志。憂動足以玉聖躬。推而見於酬酢運量之際。無往非剛健粹精之德。茲皆人事之所當盡。而天理之所必契者。陛下其深念之。捨是則應天以文。何以迓續乎天命。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然公是所在。千萬人一心也。昔者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齊國大治。人人各盡其忱。唐之朝廷舉措得宜。自有以深服乎將帥士卒之心。陛下責吏治有詔。戒邊帥有詔。風飛雷厲之下。草偃蠶奮。宜無留難。然以臣觀之。人心垢玩。積習深矣。士大夫志富貴而不志功業。華其面而不



草其心。錮於患得患失之已私。而愛民愛君之心。爭無復有矣。陛下及是之時。勇有立志開忠直之路。塞邪枉之門。聚賢人君子以肅刑儀。擇監司帥守以嚴按察。詔二三大臣以包荒馮河之力量。予以宗難進易退之風。凡忠良明知有欲為而未遂者。必意氣感動而招徠。責三邊將帥以備塞禦戎之事功。予以行信賞必罰之令。凡偏裨行伍有軼羣而起衆者。必公共蒐舉而躡用之。如是。則內外之所信向。蓋不但可以作新吏治而已。捨是。則動人以言。何足以感服乎天下。今天下大勢。有可以興起之機。陛下與二三大臣。當悠長以思。惟至公至誠。可以感召和氣。惟剝厲堅苦。可以成純良心。則臣所謂教憤立志。責躬採過者。雖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夷狄禽獸乎。臣草茅書生。不識忌諱。深念受恩罔極。無補涓埃。齋心積忱。以對越之心對陛下。志於感動。不覺言多。惟陛下不以故事具文視之。則宗社幸甚。

天下幸甚。

洪舜俞進故事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官人官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臣聞。人心不可以兩用。有所慕。則有所忘。好善者忘酒。樂德者忘色。八年于外。急於拯四海之溺。而忘其家。日昃不食。勤於合萬民之和。而忘其身。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也。方時瘴暑。人孰不惟寬涼之是慕。憲宗銳於圖治。議政延晷。日且旰矣。汗透御衣。而不顧蓋忘其為暑也。謙虛以盡大臣之情。而無取乎官人官官之與處。奮勵以講中興之要。而不求乎深宮廣廈之自逸。社稷生靈之念。日切於中。凡人情之所共樂者。無不忘之。其肯以天下之未安為一身之適乎。况是時名相皆足以穆天緯。經國體。所議必非不急。



細務。凌留盱食之聽者。堂堂兩河。已盡在規畫中矣。彼避暑九成。而忘其親生涼殿閣。而忘其民心移於物。惟欲是綠。賢君所當戒也。

金世宗時。參知政事張汝霖。因朝日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為然。



書